

血劍震武林

血劍震武林

②

【台灣】古龍著
花城出版社



第二十一章 天算人算

河水在夜里黑得如同墨水一般，左冰望着墨水中自己或隐或现的倒影，心中的思想就像激流一般，一会儿一泻千里，一会儿阻塞而滞，他敲着自己的后脑，始终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。

他一举足，踢起了一颗小石子，“咚”的一声滚入了河中，溅起几点水花，然而就在这时，“咚”又的又是一声，又一颗石子被抛入水中，左冰吃了一惊，他猛一回头，直吓得他魂飞魄散——

只见一个身躯直挺挺地立在他身后，那个身躯足足比左冰高出三尺有余，乍看上去倒有两个人的高度，尤其骇人的是那人穿着一身磷光闪闪的白白长袍，头上系着一圈五花十色的雉毛，腰间系着一串骼骷骨，一动也不动地瞪着左冰。

左冰骇然倒退了三步，他的足跟一凉，便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水中了。

他不敢再动，只是心骇无比地反瞪着那个一语不发的巨人。

忽然，那人开口了，左冰只觉那人的声音低沉得仿佛是口巨钟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左冰不知该怎么答，他嗫嚅了一阵，忽然反问道：

“你——你是谁？”那人冷冷地道：“你走近一些让我瞧瞧。”

左冰缓缓从水中走了出来，那人忽然手一招，左冰只觉一股强劲无比的掌力从四面八方杂乱无章地直撞过来，他心中紧张，根本不知该如何躲避，正当这时，那人一抖手，掌力全收。左冰不禁又是倒退一步，那巨人忽然道：“你快滚吧，是我认错了人。”

左冰心中着实摸不清这人是人是鬼，他心中暗道：

“先躲开再作道理。”

他一言不发，连忙匆匆向左跑开，他一口气跑出二三十丈，忽一闪身，躲入一块巨石之后，那知方才躲好，耳边只听得那巨钟般低沉的声音：

“叫你滚开，你就滚远些。”

左冰吃了一惊，暗道这人莫非脑后生了眼睛，他只得爬起身来，又跑出十多丈，悄悄闪入一片短丛灌木之后。

那晓得他才躲好身子，那低沉的怪声又喝道：

“你这小子是找死么？躲什么躲？”

左冰又惊又骇，正要爬起身来再跑，忽然前面那怪人大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总算到了——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左冰听那口气又不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了，不禁大为惊奇，忍不住悄悄探出半个头来向前看去。

只见那怪人的前面不知何时已站着另一个人，只因距离过远，看不出那人是什么模样，只听得那怪人暴叱的怪喝声：

“听说黄金大师在你的手上栽了跟头，是也不是？”

那对面之人似乎轻松之极，毫不动气，只是微微欠了欠身，说了一句，什么话左冰没有听见，只听得那怪人暴喝道：“好小子你居然还敢承认，你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那对面之人又答了一句，左冰依然听不见，但闻那巨高怪人道：

“既然知道，还不自寻了断么？”

那对面之人摇了摇头，左冰不知他有没有说什么话，只见他忽地猛一伸掌，竟然先向那白袍怪人动起手来。

左冰微一思索，暗道：

“是了，这怪人必是约好了这人到这里来决斗的，先前误认我就是他的对手。”

只见那怪人一声暴吼，双掌直挥，那对面之人竟也丝毫不让，硬对硬地和那怪人对起掌来。

左冰距离过远，也看不出那两人的功力来，但是二十招之后，只见远处那小河边的树木全都被两人的掌力所折，枝叶满天横飞。

左冰暗暗吃惊，心想这两人的掌力简直就如开山巨斧一般，心中不禁兴起一个念头，想要悄悄走进一些去看看——

就在这时，忽然一只手拍在他的肩上，他连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白发老人面带微笑地望着他。

他几乎开口大叫，那老人伸指在唇上噓了一下，叫他不要声张，左冰一把抓住那老人的衣袖，轻声叫道：“钱伯伯……钱伯伯……”那老人握住他的手，道：

“左冰，找你可把我找苦了。”

左冰道：

“钱伯伯……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”

那老人道：

“说来话长，先瞧那边的好戏吧。”

左冰抬头向那边看看，只见那边小河畔的两人这时已成了一片模糊的人影，只有轰然的掌震声不时传来，满天枝叶飞舞如雨，声势好不惊人。

身边的老人喃喃道：“这少年掌力浑厚如此，倒真是罕见的奇才。”

左冰道：

“少年？”

老人点头道：

“那少年顶多二十几岁。”

左冰道：

“钱伯伯您认得他们两人？”

老人冷笑了一声道：

“嘿，三分不像人七分像鬼的袁老大躲在漠南苦练了这么多年，功力着实进步了不少，却连一个少年也胜不了，嘿嘿，他这块老脸往哪里放？”

左冰道：

“漠南？……”

这时那边忽然一声暴震，接着那两人分开丈八，那白袍怪人怪叫道：

“姓杨的，老夫问你一句话——”

左冰一听到“姓杨的”三个字，他心中忽然一惊，脱口道：

“杨群！这少年必是杨群！”

他身旁的老人钱伯伯喃喃道：

“杨群？……杨群？……”

只听得远处那少年也提高声音道：

“什么话你问吧。”

那怪人道：

“老夫问你有一人你识不识得——若是你与这个人有那么一点关系的话，咱们也不必打下去了——”那少年道：“什么人？你说吧。”

那怪人忽然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一个名字，左冰完全听不见他说什么，只听得那少年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

“一点关系？哈哈，就是在下恩师。”

那怪人一听这句话，忽然双手一拱，道：

“既是如此，这场架不必打了——”

那少年也拱了拱手道：

“老兄何尔前倨后恭？”

那怪人呵呵大笑道：

“令师曾救过老夫一次，那就是自己人了，自己人还打什么？”

那少年道：

“不错，老兄比上次那个什么黄金大师有意思多了。”

那怪人大笑道：

“咱们不打不相识，小老弟，老夫要试一下你的胆子——”

那少年道：

“如何试法？”

那怪人笑道：

“老夫有一坛百年人脑酒，要想邀你共饮一杯，小老弟可有胆量跟老夫去喝一杯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有什么不敢？哈哈，我杨群有什么事不敢做？”

那怪人道：

“那么——跟我走！”

他那丈长的身躯微微一晃，拔身而起，那少年杨群一拔身形，轻轻地已落到数丈之外。左冰低声道：“这杨群实在太厉害……”他身边的钱伯伯这时喃喃道：

“原来是他的徒弟，原来是他的徒弟……”

左冰问道：

“大伯，您说谁？”

钱伯伯摇首道：

“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……”

左冰还待问下去，他发现钱伯伯的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严肃的神色，他便不再问下去了。

只见前面那两人一霎时间去向无影无踪，左冰道：

“大伯你来寻找……”

钱伯伯打断道：

“你先跟我来，咱们等一下再谈。”

他说着转身向河边走去，左冰也跟着站了起来，钱伯伯的背影在黑暗中显得有些龙钟，在左冰的眼中，那是个慈祥的老者，但是若是换了一个人来看，这个老人乃是武林中谈之色变的钱百锋！

左冰跟着他走到河边，钱伯伯拣了一个树桩坐了下来，左冰也挨着他坐了下来，钱百锋道：“孩子，你离开我多久了？”左冰道：“不到一年。”

钱百锋望着左冰，就像父亲望着自己的孩子一般，过了好一会，才低声道：

“虽是不到一年，我可觉得太长了。”

左冰一听听了这话，不觉眼角都红了，他心中想：

“大伯被困在落英塔中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和我分别不过半年就觉得太长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钱百锋抬头望了望天空的疏星，叹道：

“孩子，你可知道你爹爹要你去见他？”

左冰吃了一惊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半晌才道：

“他……爹爹他老人家可好？”

“他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要你回去一趟——”

左冰道：“还是到落英塔？”钱百锋点了点头，左冰道：“那么您呢？”

钱百锋摇首浩叹，喃喃道：

“好不容易出了落英塔，再不赶快把心中那几件难解的疑虑弄个一清二楚，你以为我还有多少年可活么？钱百锋吃世人的闷亏也就罢了，可不能把这闷葫芦带到地下去——”

左冰道：

“您您——您是要算算旧账？”

钱百锋双目一睁，精光暴射。他一字一字地道：

“不应该算算么？”

左冰侧着头忽若恍然大悟的道：

“您——您要寻卓大江，武当掌教，神拳简青……他们？”

钱百锋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然后道：

“苦就苦在这里，当年他们几人围攻我，把我困在落英塔中，今天我却不能去找他们算账——”

左冰大奇道：

“什么，您……您是被他们关在塔中？那又为什么不能找他们？”

钱百锋道：“我若去寻他们，那又中计了！”左冰愈听愈糊涂，他问道：

“中谁的计？”

钱百锋道：

“我也不知是谁，害我的人我现在仍想不出是谁，卓大江他们只是那人的工具罢了。”

左冰道：“这么说——卓大江他们也不知道被利用了？”

钱百锋道：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左冰道：

“从前我每次问大伯，您都不肯说，倒底是怎么一回事——”

钱百锋打断他的话道：

“今天你不问，我也要给你听了，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钱百锋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道：

“这事的真象大白，着实渺茫得紧，想想我这大的年纪了，还有多少年能活？我若抱冤死了，冰儿，全靠你替我弄个水落石出了……”

左冰听得心神一凛，今天钱伯伯已经两次提到“我还有几年能活”这句话，在左冰心目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深深以为钱大伯是世上第一个强人，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是英雄末路？

他抬起眼来，凝视着钱大伯，只见他眼睛和眉毛都挤在一起，额上的皱纹条条可数，他不禁忽然感到一阵难言的悲哀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钱百锋默默沉思了一下，忽然笑了笑道：

“说来奇怪，在我出塔的前一天，我心中所打算的，凭良心说，我是要先寻卓大江他们大干一场，杀个血流成河再说的——”他望了望左冰，继续道：

“然而奇的是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怪梦——”

左冰道：“梦？”钱百锋道：

“不错，一个怪梦，我梦见一个血红色的怪城关……”

左冰啊然一声叫了起来，那一连三夜所梦见的怪城和紫袍老人一下子涌上他的脑海，这些日子来他已把那一连三夜的怪梦淡忘了，这时一听钱大伯如此说，他惊骇快得忍不住叫了出来——

“血红色的城关，毁废得有如孤关，还有一个紫袍老人，悠悠升天……是不是？”钱百锋一把抓住了左冰的手臂，颤声道：“你——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左冰道：

“我前几天一连三夜做到这个怪梦，历历如绘……”钱百锋喃喃地道：“怪了，怪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吗？”

左冰道：

“大伯，您——您请先说下去——”

铁百锋道：

“我做了这个梦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但是隐隐之中，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我总觉得我的事其中必然还有一个人暗中参与其事，我和卓大江他们全是被他耍弄了。”左冰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钱百锋道：

“要我说清楚这回事，那必须从咱们本朝正统十二年那年说起——”

左冰一听到“正统十二年”，立刻脱口而道：

“土木之变？”

钱百锋的脸色变得沉重无比，他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须知大明英宗正统十二年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无比大事，那就是土木堡之变，鞑靼人犯界，明英宗御驾亲征，结果在土木堡受围被俘，这是明代一个奇耻大辱，每个人都切切深记，是以钱百锋一提到“正统十二年”，左冰立刻脱口而道：“土木之变”。

钱百锋道：

“那一年，鞑子大举来犯，咱们的军队每战不利，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边疆的战事上，咱们虽是在江湖上跑跑的，也不能不关切民族存亡之事——”

钱百锋伸手抚了抚额角，继续道：

“杨陆——你是知道了的，天下第一大帮会丐帮的帮主，这人是个人热的铁汉子，他从十九岁鲁王祠的大擂台上出道：十年之内打遍天下未遇敌手，那威名之盛，委实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，那时候，我——正在山西太原，拜访我的老朋友……”

左冰道：“我爹爹？”

钱百锋点头道：

“不错，就是去拜访左白秋，那一天，我正在太原城西一家酒楼上喝酒，打算喝完酒就去寻你爹爹，忽然楼下走上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文士，看那模样倒像是个落第秀才，当时我也没有注意他，哪晓得他竟一径走到我的桌前，拱手道：

‘老兄，在下坐这里可好？’

年正壮年的我正是豪气干云的时代，我也不答，只是摆摆手道了一声：

‘请便。’

那文士坐在我的对面，要了一份鸭汤面，一言不发，埋头吃面，不到半盏茶时间，就把一大碗面条吃得滴汤不剩，桌上倒是和汤带面洒了半桌子，我暗笑这个文士吃相恶劣。

等到堂信来收钱，那文士竟是搜遍全身摸不出一文钱来，那堂信的嘴脸是何等势利，看那文士穿得落魄，先已有几分不敬，这时便开始恶言相辱了。

我听那堂信骂得可恶，便道：

‘这位老爷的账算在我账上，小伙子你与我闪开些，莫扰了我酒性。’

那文士一听到有人付账，便冷笑道：

‘大爷没钱自有人代付，你这势利小子噜嗦什么？’

堂信只得愤然去了，我倒了一杯酒敬那文士道：

‘出门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，老兄你请。’

那文士也不推辞便喝了，而且继续自己动手倒酒干杯，我暗想这人倒是爽得紧，过了一会，那文士忽然‘拍’的一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，叹口气道：

‘唉，可惜可惜。’我忍不住道：‘可惜什么？’那文士道：

‘看你老兄侠义为怀……’

我忙客气道：

‘哪里哪里，这一点算得什么……’

那知那文士却打断他的话道：

‘正是，这一点算得什么，真是豪杰的，当此国难当头，便到战场上去杀鞑子报国去了。’

我一愣，那文士道：

‘瓦剌人犯界，奸杀掳掠，我中华百姓流离失散，血流成河，有血气的豪杰当该如何？’我举杯一饮而尽，道：‘上前杀敌！’那文士道：

‘好！好一个上前杀敌，末士提一个人，老兄可认得？’

我道：‘什么人？’那文士道：

‘杨陆！老兄可认得？’

我豁地起立，抱拳道：

‘杨帮主何在？钱某毕生一知己，望老兄引见！’

那文士从袖中掏出一封信来，双手递给我，道：

‘杨帮主有一封信在此，敬请钱大侠过目——’

我已知这文士是谁了，就接过信笺，大笑道：

‘各下敢情是丐帮的军师白梁？钱某诸多失礼！’

他打开信笺一看，只见信上写着：

‘先锋兄英鉴：心仪平生，惟叹无常聚之缘，呈兄嫉恶如仇，杀人如麻，武林之中以魔头相视，陆固知吾兄真侠士也，大丈夫身立天地之中，纵不能名传千古，亦当学燕赵之士，保国卫家除恶护良。今胡骑飞渡边关，长城失修，陆窃欲邀天下士共赴国难，兄乃真侠士奇男子，固敢大胆相请，如得钱兄一允，天下百姓有幸矣。近闻兄与武当结党冤，此时此际中原高手自相火拼，实非百姓之福，陆邀吾兄，亦邀天玄真人，欲以陆之薄面作一仲连，情在知己，谅可俯允。’

下面的署名是‘杨陆’二字。

我看完信，大笑道：

‘杨兄的招呼，那是一句话，白兄为我上覆贵帮主，说我钱百锋虽是一介莽夫，也还知道大义两字，只是今夜钱某必须先去拜访一位老友，只要与他见了一面，当夜八百里快马赶到山东贵帮大寨。’

白梁纳头便拜，口中道：

‘白某先代天下苍生谢谢钱大侠。’

我知道白梁谢他并非谢他出马，乃是谢他愿以看在杨帮主面上与武当和解，他一把拉起白梁，笑道：

‘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钱某这就动身，到时说不定还代杨帮主请一个武功高绝天下的高手共参大事。’

白梁知我指的就是他正要去拜访的朋友，但是终于忍住没有问我是谁，两人就在酒楼下作别了。”

……

……

钱百锋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左冰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钱百锋嘘了一口气道：

“当夜我赶到你爹爹那里，却没有会见你爹爹，我只好留下一信，连夜便赶赴山东去了。”

谁晓得这一去，不可一世的钱百锋就被恶运作弄，几乎在石塔里过了半生！

左冰道：

“大伯您到了山东，可遇见了天玄道长？”

钱百锋望望漆黑的长空，他摇了摇头道：

“我赶到山东之时，丐帮中已是群雄毕集，但是武当的掌教并没有来——莫说武当掌教，便是当时在场的人之中，望着我恨得牙痒痒的也大有人在，但是大家都碍着杨帮主的面子，没有人发作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脸上飘过一丝冷冷的微笑，左冰从他双眼中又看到了那肃杀的神光，他望着钱百锋，钱百锋继续道：

“商量的结果是杨帮主和我上了武当，天玄道长虽然厉害，他还找了助拳的，嘿嘿，我可不怕，天玄加上神拳简青，点苍双剑卓大江和何子方，我可不怕，嘿，要是真干起来，我就不信杨陆会袖手旁观，嘿嘿——”

左冰见他又说得离谱了，连忙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钱百锋道：

“后来当然没有打，天玄道长和简青点苍双剑全都被杨陆邀下山了。”

铁百锋继续道：

“咱们到了山东，一齐去找丐帮大寨中约好相候的丐帮兄弟，那晓得丐帮的大寨已被人挑了……”

左冰听白铁军说过这一段，他道：

“这一段我曾听一个朋友说过，倒是你们后来如何出发了呢？”

钱百锋道：

“杨帮主的亲生儿子被人抢去了，丐帮大寨也让人挑了，可是杨陆这人真算得上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他转过身来和大伙儿商讨大事，这时，忽然一个丐帮子弟骑着快马，一冲跌跌地从大厅外一路冲了进来，他既不下马，又不勒缰，一直冲到大厅中央，那马儿忽然口吐白沫倒毙了，马上之人也随着倒在地上，杨帮主一把扶起那人，那人累得已是昏迷不醒，好容易救醒过来，他只断断续续地道：

‘……瓦剌人连破七营……兵监土……木堡……’

咱们一听听了这话，全都热血沸腾起来，试想土木一破京城无险可守，咱们草莽野民还不去拚死一战么？”

左冰听他说得渐渐激动起来，道：

“大伯你当时怎么说？”

铁百锋道：

“当时我第一个提议大伙儿马上北上，立刻赶到最前线去，大家都轰然赞成，杨陆就开始主持北上的行程计划。

左冰暗道：

“世上有些事实是难以人力胜天，想当年天下如许豪杰参与大事，竟是挽回土木之耻的史实……”

却听钱百锋继续道：

“然而谁又料到就在这时候，事情又有了大变化……”

钱百锋当夜在济南城外竟碰到了老友左白秋家中的老仆左良，这几乎是不可能之事，那左良是个哑巴，一见钱百锋，气急败坏地递给钱百锋一面血红色小旗，钱百锋一见此旗，几乎惊得当场大叫，他问左良主人可到了济南，左良点了点头。

这一来钱百锋更是提心吊胆了，这旗是左白秋的家传信物，若非左白秋遇上了天大的变故，他绝不会以此旗通讯，他现到了济南，却无法自己来找钱百锋，可见事情更严重了。

钱百锋问都没有多问，拉着左良就往城外跑，左良指点方向，不一会就到了郊西人烟稀少之地。钱百锋心中暗忖：“我该先回去和杨帮主他们说一声的。”

随即他又想道：

“事势紧急，还是先看左老弟再说罢。”

他行走如飞，这时，左良忽然向前指了一指——

钱百锋知道到了，心中忽然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

钱百锋抬目一望，只见左前方露出一角小茅屋，这时夜风疾劲，星月无光，钱百锋足行如飞，一会便来到小茅屋前。

那茅屋木门紧闭，窗隙中透出一丝灯光，钱百锋身形才到门前，房中灯光斗灭，显然是屋中人已觉察到有外人来到。钱百锋沉声道：“左老弟么？是我，钱百锋。”

屋中一阵喘息之声，钱百锋只听屋中人道：

“钱兄请进。”

钱百锋一推门，那门应手开了，钱百锋闪身入内。

那人蒙着黑巾，口音也甚生。

钱百锋道：“如今你感觉如何？”

左白秋道：

“小弟拚命将血逼在左臂前胸一带，但真气连行不能冲过玄关要脉！”

钱百锋面色一松：“那还好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灯火下钱百锋只见一个人依榻而坐，正是老友左白秋。

他急忙奔上前去道：“左老弟！左老弟！”左白秋微微一笑道：

“钱兄——”

钱百锋一把抓起他的手，把着脉门，口中道：

“你病了么？”

左白秋微微摇了摇头道：

“小弟遭人暗算！”

钱百锋只觉心中一震，惊道：

“什么？你会遭人暗算？是什么人？”

左白秋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那人蒙了一面黑巾，功力之高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”

钱百锋道：“伤着什么地方？”左白秋道：

“小弟那日正值坐息，那人直闯而入，小弟决未料到他会动手，正询问之间，那人突然一拳打出。

“小弟对手前胸，那知那一拳好比开山巨斧，小弟只觉胸口一痛，不由惊震失色，那人一言不发，又是一拳，小弟双手还了一拳，那人内力奇重，小弟非得出全力不可，登时那内伤又重了几分。

“那人拳势一收一发，小弟已知他的用意，不再接掌，返身就跑，那人追小弟不着，但小弟只觉伤势逐渐加重，不得已想起钱兄的留信便到这儿来找！”

钱百锋满面骇然之色：“什么人能有这等功力？”

左白秋却面色沉重：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钱百锋奇道：

“左老弟，你还伤着别的地方么？”

左白秋摇摇头道：

“那倒没有，只是这几日以来小弟虽一直躲着那人追踪，但只要有空闲，立刻凝功运行，一连十多次都停在玄关脉处，现在那里想来阻抗之力更加增大。”

钱百锋点点头：

“咱们试试看吧。”

钱百锋哼了一声道：

“那蒙面人还未摆脱么？”

左白秋忽道：

“钱兄，你来的时候没被人跟上吧？”

左白秋道：

“小弟这几日伤势重了，行走速度难免有些缓慢……”

钱百锋身形一掠到窗前，只见窗外一片黑沉沉的。

他拾起木栓将门拴上，回身道：

“无论如何，咱们试试吧。”

说着坐在榻上，一手按在左白秋后心之上，吸了一口真气，缓缓运功。

茅屋外狂风怒号，漆黑的大地，劲风的啸声阵阵逼入，小木门被吹得发出吱吱的尖响。

屋中一灯如豆，风不时从裂开的窗缝中透过，灯光便是一阵摇曳不定。

钱百锋面上一片紧张之色，豆大的汗珠一粒粒自他额际渗出，他的右掌端端抵在左白秋后胸，袖袍整个被运足的真气逼得胀大起来，他的左掌却倒背过来贴在自己后胸大穴之上。

这时如果有武林高人斗然驾临，见了钱百锋这个姿态，一定会不相信自己的双目，那失传百年的“玉玄归真”心法竟然在钱百锋身上出现。

左白秋面上苍白，一身衣袍整个被汗水渗透了，不时有阵阵白烟自他的顶门散出。

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，忽然钱百锋右掌一阵颤抖，他缓缓睁开双目道：

“左老弟，你快通气——”

左白秋的身子向前用力一弯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钱百锋右掌斗然向后一撤，身子一阵摇晃，倒向左边。

左白秋身子向左移了移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这时钱百锋伸手在额际拂了拂汗水道：

“左老弟，人的功力太过深厚，那‘玄’脉一关我再也冲之不开——”

左白秋微弱地摇了摇头道：

“小弟一再放松穴脉，只是数十年的浸淫，那玄关要脉一直有护身真气存在，钱百锋想了想，开口又道：

“左兄弟，说实在话，上次咱俩一见分离以来，这几年你的内力又更进一层？”

左白秋笑笑道：

“钱兄好说了。”

钱百锋摇摇头道：

“不，上回咱俩认真印证了一回，那时你我内力造诣的确不分上下，但这次我私下试了试，你虽身负内伤，但那玄关一脉我冲之不开，可见你的内力已稳在我之上。”

左白秋叹了口气道：

“小弟无意中领悟了一种心法，这些年来日日苦练有点成就，唉，可不瞒钱兄，小弟本曾自认可以无敌天下，但那蒙面怪人和我对了一掌，虽说是偷袭于不备，但小弟直觉那人内力决不在小弟之下——”

钱百锋双眉紧皱，喃喃思索道：

“这会是什么人？有这么内力却又不愿以面目示人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斗然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头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，大声道：

“不会就是他！”左白秋奇道：“什么？钱兄，什么人？”

钱百锋面寒如冰道：

“左兄弟，这次一路上也曾遇着了一件怪事，也是一个蒙面人干的——”

说着便将杨陆帮主家遭惨变的事情说了，能够一口气连伤丐帮高手的，那功夫是可想而知了，已具备了可以偷袭左白秋的资格，而且又是以巾蒙面，看来这多半是一个人所干的了。

钱百锋双眉紧锁，他隐隐觉得这蒙面人怀着一个巨大的阴谋，但却思之不解，这时左白秋呼吸又急促起来，钱百锋忙吸一口气，伸右掌渡了一口真力，咬咬牙道：

“左老弟，咱们这再试过，我就不相信冲不到玄脉大关——”

左白秋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沉声道：